



春雪

◇辛茜

下雪了。我爱你
白茫茫的一片
真想赤足走在你的胸膛上
让心跳。温暖冰凉的肌肤

下雪了。我爱你
坦荡荡的面容
真想昼夜贴着我的双唇
让心跳。融化凝固的岁月

和你的影子在大雪中漫步
据说那样就可以白头到老
这假想的厮守终生
竟让我如此动容
下雪了。下雪了——
愿最后的雪
融化在你的胸膛

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春雪降临,白茫茫的青海高原如同雪国。但高原上,春意萌动,湿地里的苔藓,甚至零星生长在草地上的米蒿、异叶青兰、镰形棘豆,开始舞动起身子。

一对小鸟欢快地飞进树丛,朝着心爱的人吱吱鸣叫,清脆悦耳的声音像孩子的童音,如天籁福音,传到了拉姆的心里。

远处的风景——呈现,土地变幻着颜色,夹杂着成熟男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每一寸土地都因生命的颤动绽放生机。

眼里满是陶醉,有着狂野的喜悦。树木、草原、花草、河流和天空都在帮助人释放。拉姆大胆呼应,在旷野中模仿着野兽与鸟雀的叫声,盯着飞来的群鸟……斑头雁已经从孟加拉湾起航,就要飞临青海湖的上空。可是,远方的爱人,何时返回故乡?

自然总是美的,诠释着造物主最神奇的创造力和慧心。人心要像仆人似的忠实于自然。从植物伸展出一根根枝条,从花朵开放的一蕊一瓣中汲取营养。

人们常说,有不满才有所成,幸福的最后归于平静。

这平缓的话语,时时在耳边响起,感觉是给大山,给河流,给岩石,给植物,给爱人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将自己置身于寂静中,能听到什么呢?

高山的存在是一首乐曲,在身边呢喃絮语,像管弦乐般清澈、透明。风高高在上,驱动着棉花一样轻柔的云朵。一缕温柔的光线照进峡谷,让峡谷开满野花,摇曳中折磨着我躁动不安的头脑。在这里,拉姆需要一个特别的伴侣,因为了解她,和她一样永不满足的人很少、很少。他们大多会嘲弄、讥笑。与其不能安慰,不如孤独。孤独的神秘更让人心仪。

云的飘逸带走了峡谷的亮光,水泼在脸上,让拉姆用双手梳理了一下长发,一直不能让拉姆满意的长发。然后,伸展身子仰望头顶的绿叶、苍穹,沉默不语。

拉姆是草原上最美的姑娘,姑娘盼望着春天。大海是东方的儿子,来到草原上,观测从蒙古国飞来的斑头雁。他喜欢斑头雁,也喜欢拉姆。说好了来年的春天与拉姆相会。但是,一个又一个春天过去了,草原上的花儿开了又开,大海再也没有来。

3000多年前,西周天子周穆王姬满,

曾坐八匹日行三万里的骏马,由京城出发,千里迢迢,沿天山到瑶池会见西域部落联盟的首领西王母。当年的瑶池“神池浩淼,如天镜浮空”,西王母端庄又高贵。周穆王如痴如醉,不得归时,郑重许诺: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但是,最终,周穆王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

草原上的拉姆知道,渴望是一种欺骗,当然这种欺骗是善意的。希望他人去做不得不做的那份活,让心爱的人终日守住自己,是奢望、是犯罪。好在,生在高原的拉姆,看到山峰倍感鼓舞,看到绿茵遐想无限,看到湖泊情难自禁。假如想站在山顶上,就得一天一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假如想把自己的身心搬到心所向往的地方,就要有固守寂寞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力量。假如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生活该怎么办?佛说: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吧,人的一辈子没那么长。

仿佛有神灵护佑。拉姆试图唱起来、跳起来,内心充满了安宁、平静和来自肺腑的喜悦。当她再一次面对草原,面对湖泊,面对蓝天时,已经能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以修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活、劳动。因为有了爱,心在飞翔,眼里布满了泪水,眼前的一切也似乎均有约在先。欣慰、欢快、痛楚与大地一样感同身受,蕴藏的热情和思想也和周围的一草一木同样旺盛饱满。一切终于长大,迎接拉姆与自然的是同样巨大的变化,不同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但是,花娇媚,草妖娆。曾经写过的诗行、理想的篇目,都是对高贵的精神的担忧和赞美。想到这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最热烈、最无私的爱,沿着一望无际的草地展开,拉姆开始思念挚爱的人。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造物,理性那么高贵,能力那样无限……

然而,根据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分析,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毫无怨言地顺应自然的规律。而拉姆在此不能再为人类的痛苦雪上加霜,更不应该对人类痛苦的分担如此冷漠。

在温柔的畅想中,在苦苦的思念中,拉姆从冥想的情绪中走出,驱走晦涩的阴影。一个地方好不过在那儿产生的思想、获得人格的发展。一生中值得留恋和珍惜的莫过于纯洁的、真实的爱情。但能否抵达思想的高度、精神的至美,铭记在心的爱人又是否能够理解、明白?拉姆心神不宁。

莲花出自泥土,却不因泥土容纳污浊,沾染一丝尘土。高贵的精神境界是敬业、敬物、敬人、敬天地、敬生命、敬自我,是独立的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但这需要努力才能抵达。

世界不缺乏美丽,缺乏的是美丽的信任。人在奔赴冥界之前,应该以怎样健康阳光的姿态生活下去呢?自然的灵动与美妙而平衡,而动物、植物比人类更有灵性,它们代替人类思考,有着廖若天狗的种种情愫。草原上的拉姆幻想着能同植物一样,重新发芽,和心爱的人在来世相守一生。或者,干脆转世成一朵草原上的野菊,把幸福寄托在灵魂的皈依中。

人世间再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编织出的梦境,更丰富多彩了。这是人类创造出的最美的抒情诗。

灵魂不灭,是对生者生命的执著,对死者爱的依恋,对一生缺憾充满虚幻的想象。抱有这种想法活着,心中的爱该有多么坦荡。

少年阿多尼斯,为了安慰自己的死而悲伤的恋人维纳斯,转世为金盏花。阿波罗悲叹美貌的年轻人希雅辛斯的死,把情人的倩影变成了风信子。由此看来,为了不打扰心爱的人,把自己想象成一朵开在草地上的野菊,也不是不可以啊。

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就作为美丽的花活下去。以花的那颗纯洁的心,在雪中承受天地恩赐,爱的滋养。

博尔塔拉的九个夜晚

◇刘新材

1.液体或盐水

窗外些许凉。
似乎是子夜唏嘘

一直热。
不是暖气片的温度

打春分起
雨点从江南走到了哪里

总之,博尔塔拉
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 葵花 菊花

1928年的母亲
一点一点倒下

身子倒下
语言倒下

我已不能从自己的肺部
认识呼吸的意义

不能从袋装的液体或盐水中
运回一些梦呓:比如

关于行走的菜畦
关于飞翔的钥匙

以及一列火车上
一个静坐的怀有思乡病的橘子

2.老牛家的孔雀鱼

我们在16楼上能听到什么
一只灰仓鼠转动自己的摩天轮
一条小花蛇抱紧自己的白日梦

而孔雀鱼
注定在立体的水中
了此一生

其实
我也有孔雀鱼一样微弱的眼神
只是前生
看不见时间的永恒

我们在16楼上会谈到什么
一个母亲多难多病的内心
一个儿子不孝不敬的年龄

而孔雀鱼
注定在循环的水中
了此一生

其实
我也有孔雀鱼一样卑微的嘴唇
只是今生
吻不到上帝的衣襟

3.你走了,我就不怎么想春天了

有些人去江南看杏花雨了
桃花迟后几天妖娆

今年是羊年
赞美诗没有马年多

村庄的空气比城市干净
阳光也纯粹

去看过一次太湖,一次鄱阳湖
都没有青海湖 蓝

所以你走了
我就不怎么想春天了

4.纪念日:海子
我的笔患上严重的伤寒
一闻到诗歌
哮喘

诗歌的肺也被感染
咯血,吐不出语言的痰

但我想描摹的是——

一列火车在血管里行走
一束阳光在纸上生锈

5.单人床上的博尔塔拉

单纯地想一座山
就想到天山了

单纯地想一座湖
就想到喀纳斯湖了

单纯地想一条沟
就想到果子沟了

单纯地想一条路
就想到解放路了

单纯地想一个人啊
就想到古丽特了

6.重口味的博尔塔拉

春分之后
便有这午后小雨了

每一条街道
闲不下来

农五师,这样的名字
成了少数人的记忆

棉花和葡萄
好近也好远,好冷也好甜

听一些蒙古话,听一些维族话
偶而听到青海话

在所谓的新疆时间里吃晚饭
吃那种重口味的过油拌面或辣
皮子拌面

7.新疆:辽阔以外

从扁都口到阿拉山口
不雕刻风

只读雪
雪是形而上

当辽阔每每出现时
太阳小于镜子
新疆就大于形象

比如刀郎和大坂城的姑娘
你是阅读目光
还是阅读乳房

比如塔里木河和胡杨
你是阅读流淌
还是阅读死亡

8.新疆:辽阔以内

从阳光和云彩中
抽出三分之一的哈密
从落幕的地平线上
抽出三分之一的伊利
从夜的眸子里
抽出三分之一的吐鲁番

作为呼吸。

如此
乌鲁木齐
比棉花轻了
而那个在石河子一直写诗的人
比石头沉重

如此
我要种植一株葵花
面向艾比湖
或整个博尔塔拉

最后金黄地
倒下
被戈壁融化

9.潇潇

一把吉它里的潇潇
弦在E调

不弹今朝
弹今宵

我想听古典
园园想听民谣

就这样说到年少
说到博尔塔拉的一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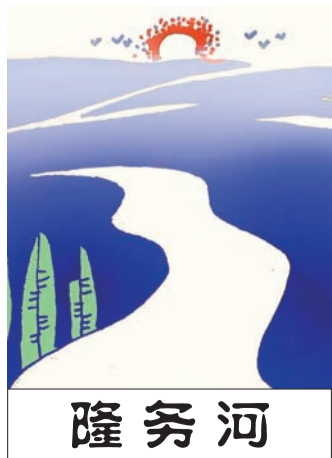
说到父亲的奔跑
说到奶奶的水煎包

说到青海新疆的千里迢迢
说到屋檐下青稞玉米不老

说到小棉袄
说到割伤日子的镰刀

最终说到——潇潇

此刻 还有什么味道
比得过一坛十年前的伊利老窖



隆务河

无杯之水

(外一首)

一位疲惫不堪的朝圣者
冷坐在地球这壁
却思索着地球那壁的温度

一路被烘烤的泥渣
散落在诗人苦旅的高车之后
那些夯实的灵魂吱吱呀呀地随风渐渐渐远

只有水——掌中无杯之水
始终映射着灼人的光芒
哈城于是变得冷酷而陌生



安魂曲

你的烛影在刀光剑影中闪了一下
一时
我不能准确地记牢你的位置